



止園集卷十七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記

武進縣儒學增置學田記

余往按雲中推轂廉能異等一人曰朔州守井陘許君爾忠益有猷有守士也擢貳吳郡會關使者缺奉臺檄董其事潔已裁糜得羨六千一百有奇督撫徐公直指房公薛公嘉其介不欲其泯泯也檄致四郡十九州邑劑量布之俾各斥學田若干以贍士吾邑武進分授二百五十金邑侯楊公復捐俸二十餘金



所置田計畝一百十五而羸學田之益自茲始于是  
諸文學以終寔告者食受粒焚受膏婚受禽當大事  
者受具靡不人人喜加額曰兩臺之能養士也其不  
費也善用惠也侯之能廣愛也其不懈也履畝之周  
也余聞而諭諸文學曰嘻不寧惟是其振貧也以訓  
廉也其贍諸士也以風有位也今天下尤章寵賂哉  
夫貪波之湍人也馮不厭索殫笑而蘄滿堵相載歸  
耳苞苴叢謗簞簞隕名終不遺餘力以禦人有委羨  
一緡入公帑乎微羨安所布澤而希半菽官飽欲死  
士饑欲死又曷足怪語曰大臣法小臣廉然則序風

于邑邑風于郡郡風于臺清滓之所由來者漸矣我  
徐公之開府吳也遐厲國威鯨鯢維喙勤恤民隱鴻  
雁以鳩才乃資文武已而清夷古淡其特操有關西  
之風房公薛公又皆以澄清爲已任察廉浼凜激揚  
寵賂自此清矣以此風下僚其誰不顧化節廉自喜  
非以逢上矯也亦氣類合耶抑非獨今有位也諸士  
異日有不僖王爵食民脂者乎士身不貲今奈何競  
錐末而自愛鮮也或武斷句奪人如虎之搏菟或厚  
顏長跪卑疵纖趨不蹙而走公府如蟻之慕羶也爨  
清歟狐綏綏歟藁裡不掩歟夫貧固士之常不安常



而沒利近辱亦足羞矣士不見徐公房公薛公乎金如粟不入橐馬如羊不入廐又不見許公楊公乎介如石穆如清風委羨捐俸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有貨至而屏有貨不至而希何耶推此意長物幾無庸矣嗟夫士寧有死于餒者哉生于飽乃死于餒在官不侈廉其足也在士不費廉其足也官儉奉而有澤逮下士儉奉而罕以澤邀上矣縮取量出亦易饜也故曰其以訓廉也風有位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又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諸公有焉若許君亦可謂不負緇衣之好矣抑微獨此也田以廉置則田

之人以養廉藉令所養非所當所當非所養啗訾者日窳名販牘中而真食貧者羞與之爭升斗矣舉肥在饕餮之徒斯饑在婉孌之子兩臺所以訓廉者無乃以府貪乎是在實行其惠已是在實行其惠已敢因記而併及之徐公諱民式浦城人房公諱壯麗安州人薛公諱貞韓城人楊公諱所蘊安陸人勒石于學宮者邑博士盧某駱某張某也

董門姚孺人貞節坊記

吾邑董氏稱衣冠望族佩服詩禮代不乏人而笄黛者流悉嫻內則若姚孺人其特聞者也守節撫孤歷



四十二年皎如白日享壽六十有二以天年終萬曆  
壬子直指房公疏其事格宜旌制曰可于是檄所司  
建坊表其門曰貞節越七年戊午冬月始克落成鄉  
里姻戚以及行路之人過而式者望棹楔之鼎新睹  
絲綸之賁煥靡不忻然興慕肅然起敬而其子汝驥  
則愀然不怡蘇蘇涕洟不能休曰傷哉吾母之有今  
日非母志也母歸吾父介菴公才兩月耳遭家不造  
罹于鞠凶母故無子以午爲子母曰吾知殉夫何必  
子雖然爲夫也後者卽爲夫也子爲夫也子者卽爲  
吾也子又何必非子而卯之翼之响之沫之式穀教

誨之不知其非已出也不寧惟是午笑笑藐孤人視  
如几肉齧之齧之不奪不饜母以獨力內秉家外禦  
侮出入支門戶茹荼集蓼艱苦備嘗寧有一日適于  
生人之趣也者而母固甘之曰吾知殉吾夫保吾夫  
之子而已先是鄉之衿紳頌言母節格宜旌母聞輒  
呼午曰未亡人敢因之以爲名孺子其敬謝不敏不  
第忘其苦且有忘其爲節者固知母之有今日非母  
志也有今日而母不逮非午志也午能無深痛乎余  
不佞慨然嘆曰嗚呼此孺人之所爲節也此孺人之  
節所以爲貞也古今言節者莫辨于易節之體外險



內說說以行險故亨四之安五之甘其占皆吉而大則苦苦則不可貞蓋凡節非出于心之所安與其心之所甘未有久而不渝者孺人之視險如夷從苦得說自他人視之風雨飄搖冰霜凜冽亦大維艱矣而自孺人當之若踐其所固有毫無勉強抑按佗條無聊之意此正所謂柔順得正不出戶庭安節甘節貞莫尚焉亨可知也抑余尤有進焉者易之恒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從一爲節從一而終爲恒恒之時義爲久節久而彌光名久而彌著業久而彌盛孺人之節旣荷綸褒孺人之名當垂天壤若夫高明博厚之業宜濬發于汝驥與汝驥之于若孫煌煌制辭烏奕堂構寧詎一坊斧足爲光寵乎哉余且拭目以觀天之報施孺人當有恒久而不已者矣

北渠吳氏宗祠記

我吳氏自旺一公始遷陽羨之北渠里而邈所從出則稱慶六公云先祖尚寶寓菴公當嘉靖壬子叙族修譜惓惓于祠墓謂宜立始祖祠以慶六爲主旺一公爲昭茂三公爲穆俱配享後有賢者顯者宜從祀可以義起而卒莫之舉也萬曆壬子不肖某奉太宜



人諱旣畢襄將營菟裘于吾鄉老焉始克修舉宗祠以承尚寶公之志蓋屈指兩壬子天道一周人事更始或亦有數存乎其間而非不肖之所能爲也祠成宜記記曰古者先王因生賜姓因姓賜氏大宗小宗之法自上立之立宗所以收族也人各有族族必有宗凡貨財之生殖用度之共給皆掌于宗人是以族人恩義相屬貧富適均舉一族而族族皆然天下治平率繇斯道自大道隱宗法廢同氣而爾汝一室而胡越斗粟尺布之誣德色諱語之說卽漢文有道時猶然况涉叔世之末流乎唐太宗有志三代之治詔

修氏族志而宗法未見大行宋儒講究宗法甚詳而未見申明于朝廷之上范希文之義田蘇明允之族譜朱元晦之義學皆宗法之遺意而亦未能推行于天下豈古道之終不可復耶我祖尚寶公亢宗起家承前啓後詩書禮樂之教實始光大一再傳而子姓斌斌列于衣冠卽族指繁夥靡不兢兢以廉耻自好夫孰非尚寶公之澤也先伯考檢討後菴公先考學士復菴公繼序修明先後卽世而俗失道喪法數教衰族之人漸有囂陵詬誶間親而加大者倨侮壽張呂鉅而車上舞者嗚呼此詎可令尚寶公見乎不肖



德薄望輕無能表樹而尊祖敬宗展親悼族一念須  
臆不敢忘讀禮居廬稍有休暇故得葺此祠以承先  
志且掛冠歸里甘老明農尤得以歲時伏臘追隨族  
長老于裳衣俎豆之間恍然見先公于盼嚮若夫敬  
父兄慈子弟和隣里力樹藝無胥訟無胥欺無犯國  
法無辱祖先如方正學宗儀所詔世世守之爲太平  
良民庶幾復見古先王立宗收族之盛治以無忘尚  
寶公建祠復古之初心此則吾宗人所宜共勗而亦  
非不肖之所能爲也祠中爲堂凡三楹後爲寢以妥  
神慶六公爲主左昭右穆一遵尚寶公之意而務本  
公觀拙軒公宗愛山公海爲茂三公以下三支之始  
亦得祔配焉若賢者顯者之從祀雖可義起遽難論  
定更非不肖之所能爲矣東一楹以廢祭器西一楹  
以儲歲收前堂三楹以需會餼中爲門門之左俾宗  
子守之右以居洒掃之僕諸人不得闌入入有禁自  
春二月迄于夏四月爲之維新而落成焉以良月朔  
吉奉主人祠謹勒石記之以垂永永

重建小宗祠堂記

先王父尚寶公僑寓郡城起家登第建祠祀四代以  
支別嫌于上僭乃孫而稱小宗祠在洗馬里第之中



庶徑適均儀節具備余猶憶弱冠時從先世父太史公先父學士公歲時饗祀甚虔尊卑長幼內外男女儼若朝典秩秩如也已而祠遷于東道里稍紆先世父既老莫傳執禮猶恪而女婦點茶遂成曠事此祠之一變也已而世父卽世家兄亦亡祠遷于又東堂構實偏而饗不以時辨不以序期會要約無所稟承子姓祝獻幾于絕響此又祠之一變也先學士臨終遺命特建重始祠以尚寶公爲別子百世不遷而以先學士從其亦逆知有今日而爲我祖血食計乎夫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

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先學士卽世家兄亦亡而爲之後者又駸駸乎委諸草莽矣然則小宗之祠將任其廢而莫舉已乎子瞻氏曰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莫爲之糾率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無知之民遂至父子異居兄弟相訟教化何由而敦合族之法必自小宗始明允氏曰聖人以其微權使天下之人尊其君父兄舉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將有怒作于心者徐而思之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刻木而爲人朝



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且猶忌之而奮手舉挺以搏遂吾君父兄其將安乎故拜起坐立禮之末也而使之拜起坐立者聖人之所慮而神其教也今有人焉朝而嘻夕而怡如燕雀之同巢犬豕之同牢自衣自食不知身之所自出問其世不能舉其所知者何人浸漬頗僻驕蹇怙侈下可犯上卑可凌尊欲使之俛首屈膝于其前以爲禮將復強笑以爲迂怪而不可行何也吾與之偕坐偕立比肩而偕行無以異也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彼其心以爲猶吾儕也無足怪也嗚呼古之聖人欲收天下不相親屬

之心使之忠厚和柔而易治惟有小宗之法故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有宗而無祠則禮不可行宗祠之建亦所謂刻木而爲人朝夕坐而拜之者也可以教孝可以教弟可以銷其囂陵僭逼而使之習于忠厚和柔祠之建其容已乎然則支別上僭奈何曰非也伊川氏曰天子建國諸侯尊宗譬之木然從根得榦亦有旁枝達而爲榦者如卑幼爲大臣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此猶以勢分言也若夫報本反始誰無天性藉令宗子而皆昏逾怠棄委諸艸莽支子亦子也將視其祖與父爲若敖氏之鬼必不然矣



山園集 卷十七  
故奪宗之法所以使人各盡其報本反始之誠而通其權于小宗之外者也祠之建其容已乎余既遵先學士命偕弟姪合建別子祠于洗馬里第之南又體先尚寶意重建小宗祠于慈孝里第之東上而復廣其說以爲記俾我之子孫有所考焉而世守之不變可也

### 止園記

余性好園居爲園者婁矣先大夫初治嘉樹園稍東有園一區爲季父草創余受而葺之稱小園已城東隅有白鶴園先大夫命余徙業于是棄小園已先大

夫卽世余復葺嘉樹園于是棄白鶴園已復棄嘉園而得茲園園婁治而產且減然又婁治婁棄而皆不不爲余有茲園在青山門之外與嘉樹園相望盈盈一水非葦杭則紆其塗可三里故雖負郭而人跡罕及顛村僻園有池有山有竹有亭館皆物具體而已而歲久不葺蕪穢傾圯不可收拾余又以奔走風塵碌碌將十載則茲園亦未嘗爲余有也項從塞上掛冠歸擬卜築荆溪萬山中而以太宜人在堂不得違只尺則舍茲園何適焉于是一意葺之以當市隱而余性復好水凡園中有隙地可藝蔬沃土可種秫



者悉棄之以爲滄池故茲園獨以水勝開徑自南園之門與關門遥遥相嚮入門卽爲池沿池而東爲橋五版遞高而爲臺可眺遠稍北復折而東爲曲橋楫曰鶴梁四折而爲曲徑又折而北西嚮爲斜橋橋西爲堂三楹當水之北面而又負山巧石峻嶒勢欲飛舞堂乃在乎山水之間曰懷歸別墅將母未諗識余罪也迤西爲廊五楹而窮于水作石磴數級曰青溪渡隔水桃源當有漁郎來問津耳池中有灘曰數鴨畜白鴨十數頭游息其上白鳥鶴鶴每從曲橋渡而與之偕此鶴梁所由名也山右架石爲門由西稍折

而北徑旁綴石爲欄種木芍藥數本徑中折有石若伏猊若樹屏皆可紀徑右折拾級而上得石梁可登陟山巔有松可撫循東陔而下得石峽盤旋而西復合前徑徑窮而爲籬錦峰旁插叢桂森列有堂三楹曰水周前見南山山下有池蒔菡萏四外皆水環之故取楚騷語堂後有玉蘭海桐橙栢雜樹皆盤鬱磊石爲基突兀而上有軒三楹曰鴻磐磐之上有青羊石擊之鉤然別有記南樹兩峰一象蟹螯鑄王弼州絕句一赭表而碧裏如玉韞石中余題曰金玉其相後復枕池躡石而下若嵯若壁若徑各具蒼蘚一石



孑然立曰介石折而東得曲澗履石焉而渡曰栢嶼古栢數十殊翠色可食石臺層累作峯嶸形曰獅子坐凡此皆吳門周伯上所構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微斯人誰與矣臺址以北爲土岡植梨棗泂池曲曲多芙蓉秋浹花盛開望之若錦巒岡上甃文石爲徑從竹中入有閣翼然凡三重六面基崇丈有咫閣三丈有奇俯瞰城闐萬井在下平蕪遠樹四望莽蒼無際閣虛其中最上奉觀音大士曰大慈悲實太宜人所皈依禮者也前後皆梧行有清樾一構磬折環其北徑右折拾級而下過石橋爲飛英棟西沮水則前所云水周者廻環堂之四隅而亦園東偏一長塹也

自西溝渡板橋爲來青門取王荆公語吾邑無名山芳茂安陽小山東峙適當茲門天日晴美隱隱若送青來取其意而已過門爲中坻所云沃土可種秫者也居恒寤寐玄墓之梅不可以勾股計花發時香聞數十里清人幽士每入山尋春輪蹄之下狼藉如雪吾邑苦無梅卽有之不足盈畝南郭播間偶得數株好事者輒稱梅園狂走如鶩東郭外有桃數畝二三月閒游人如蟻然無奈沉湎之狼戾惡少之推折政恐數年之後無梅并無桃矣余笑謂諸季吾不難歲損



百斛釀爲吾邑一洗羅浮之耻且延玄都一綫乎于是棄田而鑿池池之土累而成岡水之勝廣而岡之崇幾與山埒前池如矩後池如規之半岡橫且而參分之南樹桃數百花時繁豔卽遠望足飽吾目北植松竹梧柳以障市氛中樹梅亦以百計皆取其幹老枝樛可拱而把者蒼苔鱗錯綠竹叢暎古香寒色時時襲巾裾而亂袍履僅可當玄墓一席地而以吾邑得之將無訖雪山瓊島耶梅間構樓三楹曰梨雲取坡公夢中語前築平臺二重礮石爲楯一登樓無論得全梅之勝而堞如櫛濠如練漁網如幕帆檣往來

旁午如織可盡收之睥睨中臺復朗曠臨池可作水月觀宜月而群卉高下紛籍如錯繡宜花百雉千甍與園之峰樹橫斜叅列如積玉宜雪雨中春樹濛濛茸茸輕儵乍飛水紋如縠宜雨修篁琮琤與閣鈴丁丁成韻互答如拊石宜風左亦有崇岡陟而南可數百赤當東西兩水問竹影波光相爲掩映昔簡文入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從樓後循陔而東爲廊二十二楹曰清淺折而南渡來青門若長虹垂帶又爲廊二十楹而窮于溝溝宛轉與兩溪合軒一楹跨其上曰碧浪榜画棟迤



山園集 卷十七 十三  
遲朱欄縈迴十步一曲或起或伏極窈窕之致又南  
爲小阜高倍岡結亭曰凌波自亭左折而西由竹徑  
入古綏山路令人有玉洞真人之思花間構小樓三  
楹曰蒸霞檻北負山南臨大河紅樹當前流水在下  
每誦太白杳然之句真覺別有天地非人間矣此中  
坻之槩也

由清淺廊而西凡三折爲廊十二楹折而西爲館三  
楹曰華滋取張曲江語右軒左舍南嚮曠然一廣除  
分畦接畛徧蒔芍藥數百本春深着花如錦帳平鋪  
繡茵橫展爛然盈目客凭欄艷之輒詫謂余此何必

減李倫金谷余謝不敢當而其隙以紫茄白芥鴻菴  
鷺粟之屬輔之則老圃之能事也又西有池名龍珠  
三百距河北帶溝水若抱形如珠在龍額下想以此  
得名近濬外濠遂塞水口而積土且成阜中多古木  
木末有藤花下垂春來斐亶可翫余高其垣與水界  
曰鹿柴而畜群鹿于其中求友鳴麇或騰或倚甍甍  
者將亦自忘其爲柴矣水上竹林修茂構菴三楹曰  
竹香小山巖然古松倚之如蓋一峰蒼秀相傳爲古  
廉石庭前香櫟一株秋實纍纍如綴金名菴或取二  
義然杜工部咏竹云風吹細細香則竹亦未嘗不香



也菴右小齋兩楹三面皆受竹曰清籟窻西襲龍珠  
之勝時招麋鹿與之游余集唐句云樹深時見鹿籐  
蔓曲垂蛇可爲此地寫照菴後爲堂中三楹曰真止  
東二楹在高陰下曰坐止西二楹面竹曰清止左右  
以兩小樓翼之斯亦棲息之奧區也至是吾園之勝  
窮吾爲園之事畢而園之觀止矣因以止名吾園園  
畝五十而羸水得十之四土石三之廬舍二之竹樹  
一之而園之東垣割平疇麗之撤垣而爲籬可十五  
畝則明農之初意而全園之槩云

園居士曰今而後茲園庶幾爲余有矣定省之暇水

汎陸涉郊垆之外朝出暮還無孤松而浩歌聆衆籟  
以舒嘯荆扉常掩俗軌不至良朋間集濁醪自傾而  
又摘紫房挂頰鯉以佐之座客有談時事及世諦語  
則浮以大白時而安神閨房寓目圖史味老氏之止  
足希莊叟之逍遙而閒居如潘岳則慈顏和獨步如  
袁粲則幽情暢昌言如仲長統則凌霄漢高臥如陶  
靖節則傲羲皇園居之事殆未可一二數也雖然又  
恐余之不爲茲園有也夫世固不乏蹈引之士慷慨  
遺榮巖穴驕語者未幾而熱中羶途櫻情好爵坐書  
空而咄咄出載質而皇皇外寂中喧先貞後黷將使



嶽朝隴笑毋寧爲草堂辱耶余自今與茲園盟有如  
土不肥泉不冽花不鄂竹不苞鶴不抱卯猿不報時  
禽魚不來親人園任之不然者罰依金谷鞠爲茂草  
如或焚芟裂荷誘松欺桂石無漱流無枕鶴無友鹿  
無群白雲無侶風月無主余任之不然者請移文如  
鍾山故事甘謝逋客夫然後茲園爲余有余亦爲茲  
園有兩相有而兩不相負邁軸弗讓丘壑長保無煩  
捉鼻若將終身優哉游哉雖有他樂吾不與易矣而  
又烏知夫雞肋之戀蝸角之爭腐鼠之足嚇我耶蓋  
嘗讀淵明止酒詩其言止者非一要其指曰始覺止  
爲善今朝真止矣此余所爲真止名吾堂而并其名  
吾園之意也

青羊石記

青羊石者石之狀類羊其色青擊之鏗然有聲其初  
爲蔣太守家物已歸余外舅憲副公西園已復歸余  
內兄明卿主三易而姓未改余治園北門明卿貳守  
任城聞而豔之以石見贈曰子有膏肓請以是盟余  
受而寘之鴻磐之上錫以嘉名曰青羊君夫惟石不  
可轉今轉而屬余自西而北易蔣而吳其亦有數存  
焉也歟玄中記云千歲之樹化爲青羊神仙傳載黃



初平牧羊金華山羊化爲石夫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造物出入于機變幻不測類如此又何疑于眼  
前之轉徙身外之去留而得忻失戚乎哉余拊石而  
有感遂書之以補園記之未備且繫之銘銘曰木化  
爲羊羊化爲石化化生易其有極我偕爾兮野人  
之居爾隸我兮神仙之籍其斯爲莊生之寓言而老  
子之遺跡也耶

紀異

大同爲晉轄大同校士則屬宜大往歲晉闡簾官偶  
紉大同士無解額余力主復舊制簾內外辟三人焉  
余按大同見郡庠鄉賢多闕檄府議最著者合 以  
光郡乘鄂國公故鄆陽人專祀馬邑府議入祀尚持  
兩端余謂世民雖有慚德鄂國委身盡忠且有保障  
功祀之可此八月初事也晉闡分校楊憲幕閱卷時  
恍見尉遲公入簾內問其意欲中大同人已揭榜獲  
雋者二咸詫以爲奇高太守謂余追崇鄉哲作興人  
材意甚拳切神之格所以報也余烏敢當乃其顯靈  
默相時與事會亦足徵神之如在吾人一動念靡不  
降陟不可不慎因爲文祭之復紀其事以志異云時  
萬曆己酉十月朔日己酉



傳

詹山人傳

詹山人名泮字政叔別號雲池後更名濂字淑正號師朴綴之新安人國初文安公之後也父廷海筮鹽五十無嗣遇異僧相之曰爾財散而子且林立矣于是廷海盡散其財連舉七子山人其六也廷海年八十病且篤山人割股以進霍然復起越四年乃終語具胡郡守孝子傳山人初習舉子業不成去服賈道經雲陽挽舟見遺金于路遂泊亡金者泣而至還之行數里有蟻聚如丘羣兒將畀之火山人探囊中數

錢與之環護至日中曷蟻徒盡始去山人服賈弗利去學書初臨摹黃庭旣見顏魯公帖詢其人爲唐忠臣棄黃庭而學焉其先有孟舉善書宗其楷法篆宗李斯隸宗程邈圖刻宗漢技日精家日益落時時游公卿間有聲試禮部得爲儒士山人遂如京師太史徐公雅重之曰子非獨俠也有儒者風爲之號濂渠居士秘書顏公與朴與山人談理學有深契山人遽起拜請執弟子禮此濂與師朴所繇更也居京師有馬卒失馬力無以償泣于市山人探囊中二十金與之卒益感泣邀山人過其廬夫妻長跪出其女曰願



爲太夫人役山人艱然曰我哀汝而全之生寧望報乎欲拂衣出卒伏地泣愈甚山人曰吾有一友年三十未娶盍歸之且爲納采治裝諧伉儷焉馮司禮營生壙欲得山人題額弗許餽之金弗受人或從史之曰以數字得若而金且納交巨璫胡弗爲也山人曰炎炎易滅彼且敗敗則附之者無株累乎未幾馮果敗人始服山人之知幾居久之屠儀部緯真結白榆社談詩山人亦與之談詩自號白榆社使者人多目攝之儀部中彈射因而詿誤山人下詔獄賴劉金吾思雲察其寃竟得釋山人遂去京師游浙游廣陵皆

以筆耕餬其口旣游衡州見禮于許郡守然不輕請謁守益重之厚爲贐而別渡洞庭見一舟子舟敗臭厥載賈怒呼索之急山人心憐之探囊中有贐二十金取以償賈賈爲媿謝而去卒予舟子俾易舟而新是日兩涯觀者無不手額曰仁人也解維至湖心天忽暝颶風橫作幾及溺舟人大恐山人曰天道有知豈令我葬魚腹耶頃之風稍定漏已下一鼓昏黑中見一燈隱隱若前導者鼓棹從之愈行愈遠燈若浮水中夜半舟淺泊俄有群卒逼舟而呼舟子曰歾矣是盜藪也山人疾聲曰何人哉我新安詹某也群卒



前曰我等衡州邏卒向失律罪應笞賴公得免未報德何敢相犯備他盜耳羅拜而去游楚經麻城劉金吾卽世其家以爭廕闖墻室人洶洶山人直造其門攘臂瞋目衆爲辟易願受約山人曰金吾公顛末余習知之今廕合歸某家貲合給其其中有用事殉利者稍爲梗山人擊案叱曰奴輩利財敢敗乃公事金吾公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有不剖心爲公者如日衆咸憎服事遂定游吳興會董儀部青芝有家難爲之解紛大率類此游姑蘇舍寶林寺募檀越建周宣靈王祠篆書大學聖經隸書佛說多心經楷書

常清淨經勒石行于世復游廣陵發弘誓願欲勒四十二章經金剛經于金山勒道德經常清靜經于焦山人多樂助之者三經已成惜金剛經未竟而卒山人再游廣陵實依汪長公章父託其孥于真州居十六載所爲治廬舍給薪水多章父力乃山人性好施予不顧家凡賢豪長者高山人義或餽之金帛見貧者輒推而與之不少恡故終其身橐如懸磬夷然不屑也母某氏壽亦八十有四山人每焚香祝天願母壽如其父豈亦孝所感也子一名大輅習舉子業山人生于嘉靖己酉卒于萬曆己酉年六十一疾彌留



告其子曰我不日去矣此去亦榮元來一生陰德如此沐浴盥頰手指四方微笑而瞑若仙逝云 柱下史曰吾聞之太史公季次原憲懷獨行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蓬戶疏褐不厭死而已游俠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赴士之困阨羞代其德蓋亦有足多者以爲不可同日而論今觀山人慷慨周急排難解紛時有朱家田仲之槩倘所稱布衣之俠非耶至其還金卻女廉潔退讓子子次憲之行卒以寔終抑可謂兼之矣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若汪長公千里誦義亦所謂好行其德者哉

### 家慶圖記

先大夫四十九歲時荆溪李君止善作家慶圖有記以榮啓期所稱得爲人爲男享有年壽爲三樂而又以徵君親恩爲儒爲官乞身方艾爲樵爲漁而又給饋粥長子孫不爲饑寒煢獨知止知足逍遙于田間以老較榮啓期之樂不啻什伯蓋津津乎言之有味而意之甚適也余不肖四十九歲從塞上歸南州楊君野塘爲余作家慶圖越一年太宜人見背髭髮盡白復爲余作風木圖皆未有記又十年余六十子若孫女若女孫日益加多余方以爲累而楊君詫謂子



孫衆多亦世俗所稱吉祥事復疆爲余作圖而余乃  
勉爲記追惟不肖藉先蔭讀父書十歲習文十五論  
秀二十廩于庠三十舉于鄉四十舉于南宮皆不失  
魁名初授秘書郎選擇爲御史伉直不善阿邑五十  
中考功法以浮躁奪級益余先一年已掛其冠君平  
棄世而世乃棄之固欣然甘如飴矣夫以余之謏劣  
何能望先大夫萬一而其得爲人爲男爲儒爲官爲  
樵爲漁不爲饑寒煢獨皆與先大夫同惟是逮壯踰  
疆兩抱安仁之戚多歷愍辛頗爲缺陷其他遭邁又  
似有僥逾者先大夫官詞林未司文命以綱常伏

闕忤權被杖萬死一生若代言責而受奇禍不肖官  
薇省越俎持衡奉 命典中州試旣叨言責指佞觸  
邪衆咸側目卒賴 主上明聖免于杖譴無毀髮膚  
豈非幸歟先大夫初作圖八子一女三孫不肖今圖  
爲子者十爲女者四長而不可以貌圖未載者三爲  
孫者七爲女孫者六雖未必如汾陽不能盡識問安  
但領之而圖甫就復得一孫又有將就館者過此以  
往未可笑數豈非幸歟先大夫乞骸還里實負時望  
忌者耽耽承風下石骨銷積毀踰五而歿不肖掉臂  
去國絕無世思魚相忘乎江湖鴻不雁夫矰弋所謂



不才之木終其天年今且及耆眠食無恙豈非幸歟  
蓋聲過情齒浮德禍不勝福益不受損余每對斯圖  
未嘗不赧焉愧而念及先大夫又未嘗不惘乎悲也  
圖所載者余以壬戌生今六十歲子寬思辛卯生今  
三十一歲柔思恭思皆癸巳生今二十九歲敬思戊  
戌生今二十四歲毅思庚子生今二十二歲直思壬  
寅生今二十歲簡思癸卯生今十九歲剛思乙巳生  
今十七歲疆思癸丑生今九歲栗思甲寅生今八歲  
女姑思辛亥生今十一歲姜思甲寅生今八歲婺思  
丙辰生今六歲婺思戊午生今四歲孫守澄壬子生

今十歲守清乙卯生今七歲守濂丁巳生今五歲守  
潔辛酉生今一歲皆寬思出守煥癸丑生今九歲柔  
思出守封巳未生今三歲毅思出守鈐庚申生今二  
歲敬思出寬思女曰宜孫甲寅生今八歲恭思女曰  
科孫乙卯生今七歲喬孫丙辰生今六歲招孫戊午  
生今四歲敬思女曰陪孫戊午生今四歲嶽孫辛酉  
生今一歲圖所未載者長女嫺思丁酉生今二十五  
歲適陳妣思戊戌生今二十四歲適蔣姬思戊申生  
今十四歲字龔而恭思新生子曰順孫取耳順之義  
云



碑

二義祠碑

吾郡北高山之下有二義祠祀故孝子顧文英及其裔義士顧正臣也正臣死義于萬曆戊子里人推官吳宗徽等以其事聞于郡邑郡侯譚公祝公邑侯徐公爲立祠并祀其祖文英稱二義焉按先進孫大雅傳文英當洪武初父翠軒以稅長運餉不及格當重辟會有疾長子宜代乃文英謂兄任家督弗聽往奮然以身當之及赴闕下高皇帝欲貫死俾永戍則寧死不受貫曰毋寧惜一死爲世世子孫尺籍累也蓋



是時文英年才十七耳豈不偉然丈夫哉正臣則以  
間長率兵禦盜死有保障之義焉至今高山之下泉  
潺潺而石齒齒猶然有英氣人之拜其祠者皆歎二  
義出于一門若祥麇威鳳足以壯川嶽之色也正臣  
之子世登乞余言紀其事將樹豐碑于祠以示永永  
余乃作而慨然嘆曰士君子砥行植節修身立命以  
求不失其本心至于死生之故大矣自孔子言殺身  
成仁而又以匹夫匹婦經于溝瀆爲小諒孟子言舍  
生取義而又謂可以死可以無死爲傷勇蓋酌于常  
變輕重之間裁成取中以立古今生死之大經而賢

者恒任其過不肖者恒任其不及過者每有所激而  
爲慷慨不及者或有所託而爲趨避則聖賢中庸之  
論且爲全軀保妻子之人所藉口居恒悻悻談節義  
一當利害靡不舌呿色沮見人之死于義則又蜂起  
而毛索曰夫夫也死非得已也或非其衷情也又或  
借此以徼千載名無異生前之終南也嗟乎死生亦  
大矣人旣不難以七尺殉義而猶訛訛若此必將禽  
行蠹動擇便苟活與草木同腐而後爲得乎彼與草  
木同腐者果勝于死義者乎謂死義者果不足爲賢  
乎夫申生之過過于孝屈子之過過于忠過則過矣



而忠孝之大節烏可泯也毋亦晚近澆刻好譏貶人而又假之以自掩自便耶此余之所以慨然作而歎也今之議文英者必且曰以高皇帝之英且仁也不承其賜戎之恩而必以得死爲快其矯名乎傷勇乎議正臣者必且曰鄉鄰之鬪閉戶可也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其亦有幸不幸乎何義爲嗟嗟世衰道喪情寢薄而倫幾斃矣無論諄語德色家操市道而戈矛剗于骨肉胡越判于戶庭其擅素封擁赤亥放利而爲富者視其鄉之饑饉不啻秦人之肥瘠卽欲其捐半菽割寸鏹以相助且不可得而况乎其以身殉

也國初草昧立法率用重典民鮮不重足而徼苟免戊子不歲殍以澤量江干之盜縱橫蝟起民不聊生若元英正臣之蹈義發憤赴難而不避禦侮而不悔何可多見哉昔唐天寶之亂江淮保障若張許二公之完節當時又有議之者昌黎子爲文以辨之而後睢陽之大義皦如烈日余不文固不敢望昌黎而竊附于闡幽之意以爲若二子者不可謂非成仁取義之偉丈夫也祠曰二義又何疑乎祠之前有門面舜山之麓中爲堂後有寢旁有廡共若干楹皆世登承郡邑侯之檄拮据以成之而鄉人煇薌瀝酒以昭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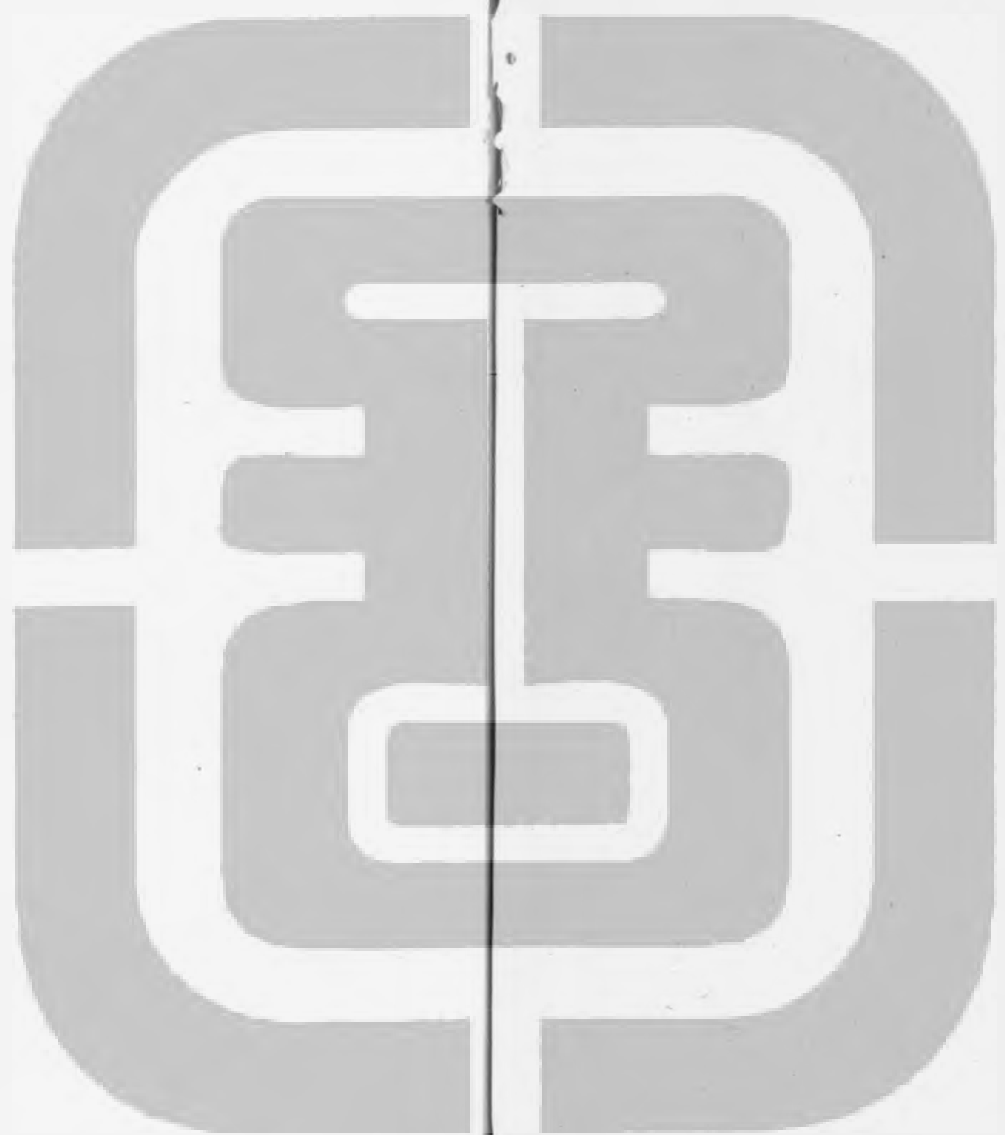


享者伏臘不廢也世登可謂能以義世其家矣余旣  
文其麗牲之碑而復爲楚人之些以發鄉人之思焉  
其辭曰江之水兮淵淵入延陵之浦兮潺湲江之月  
兮娟娟思彼義兮矢勿諼山之巖兮嶄嶄草木皆兵  
兮聲珊珊獸挺忘羣兮鳥哀鳴其關關如呼彼義兮  
名勿刊死父兄兮顧孺子名與山高兮志如逝水百  
折不回兮人孰無死童而未弁兮如璞斯毀雲仍繼  
兮正臣執爰以趨兮氣英英視羣醜如狐兔兮不與  
俱生吾死猶生兮甘爲結纓高山之祠兮俎豆有楚  
嗚嗚吹竽兮坎坎擊鼓千秋兮蒸嘗竟歸來兮未央  
傷

二義聯駢兮雲泱泱長嘯悲兮戀高堂齟齬指髮兮  
爲國殤水土爲福兮厚黍稌其穰穰慰鄉人兮無盡

止園集卷十七終





山  
集

卷  
一

三  
十



